

第四十一回 父冤恨切野店寻仇 友谊情殷荒村御侮

且说贾员外和郭先生出了庄来，艾虎元哥儿跟着，一同进了一个小小茶坊方才放手，大家坐下，堂倌泡上茶来，他二人就将云台二十八将故事争辩起来，一边是固执己见，一边是牢不可破，惊动了那些吃茶的人，俱各放下茶杯对着他们瞧看，无奈都是些乡下人，慢说下断语，连情节也不能明白。他两个争了多时，隔座忽有一个老者走过来道：“二位为什么事闹？老汉是专喜和人和事的，可惜耳聋了听不明白，望再细细说明，待老汉和你们和解了吧。”郭先生连忙让坐道：“老丈请坐；待学生讲给你听，谁是谁非望老丈公断。”便把和元哥儿讲究鬼神妖怪起直讲到邓禹为止，他说邓禹为光武所斩，又怎么自己用《后汉书·邓禹列传》和他剖辩，他执定云台二十八将都是伏诛的，慢说东汉纪，后汉纪也无此说，就是东西汉演义也没有这么荒谬的，不知他哪里来的这些奇谈。老者听罢不由哈哈地一笑，贾员外见老者发笑，认做他笑着先生，便得意起来，道：“还有一事告诉老丈，灌口二郎神可是杨戩，他偏说姓李，是甚么李二郎。他所有讲的书上的古典都是我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事，倒像外国文字似的，照请了这样不学的先生岂不耽误了我那小儿了么？”先生不服，又要争论，老者道：“你也不用辩了，这就叫做夏虫不可语冰，既然遇着这样大才的东翁你就不该对牛弹琴

呀！”员外听说先生不该，更觉喜欢，道：“老丈所见甚是，还望评个理儿，到底谁的不是。”老者道：“叫老汉评来，你也是的，他也是的。”先生道：“两曹质对，总有一边不是，怎么他也是的我也是的，难道是尊驾的不是么？”老者道：“不是这么讲，你们且听我说个比方就知道两边都是的缘故了，就是那伊尹、王季屡见经传，未尝言及不善终，怎么又有太甲杀伊尹、武丁杀李历这一说呢？可见这云台二十八将的善终不善终也如伊尹、王季了。灌口二郎你说姓李他说姓杨，老汉又有一个解释，俗称太上老君的老子即黄帝时广成子降生，神仙既会临凡转世，难道就不准殷末周初的杨戩降生秦时蜀将李冰之家为李二郎么？可见你也不错，他也不错，不必折辩了，老汉评的是不是啊？”先生闻听明知他巧言饰非，然而自己想想也没甚置辩了。员外听了猛然醒悟，暗道：古人的事体，后人做书看来不同的，犹如口音一般，一省有一省的言语，这书也是一省管着一省的，所以他看的书我不曾看见，不以为然，我看的书他又不曾见过，无怪争辩起来，大约这老者走过几省的，这些书都能晓得，我倒又长了见识了。正在思想，老者道：“敢则二位没甚说了，待老汉索性送佛送上西天，到前面酒馆里去办一席酒，又是打和儿又可消消气。”艾虎道：“正该如此。”老者便回到自己坐的桌上会钞去了。这里员外和先生原是扭结出来的，身边分文未带，还是艾虎从怀里掏出些钱文来唤堂馆会账。那些吃茶的人看着他们这些光景，都在那里讲着道：认做他们为着甚么婚姻田产欠项打架的事，原来为着这点点没正经的事情，也值得这样的争闹。又有的夸赞老者道：真有些老人家会和事，不用三言两语劝的两边都不言语了。

这里艾虎会了茶钱，老者也过来了，五人一同出了茶坊往东行走，不上二里之遥，老者道：“酒家在此了。”先生抬头一看，见酒幌子上写着梨花春三字，艾虎道：“这个店就是我昨天在此喝酒的。”说罢大家走进店去，早有酒家迎上来道：“员外，你老敢则贵忙得紧，多时不来照顾小店了。”连忙拿抹布来擦抹桌子，便是员外长员外短的来问用甚么菜，员外便点了几样，无非鱼肉鸡鸭等类，吩咐配得可口些，酒要好的，酒保连连答应预备去了。员外便问老者道：“老丈贵姓？尊府在哪里？”老者道：“老汉姓符，舍间在太平庄上，就在贵庄北面。老汉有了年岁不常出来，连贴邻也不大相识了。”正在攀话，见酒保先拿酒杯筷子一一地放在桌上，随后又端来四个小菜碟儿一壶酒，仍是元哥儿执壶在各人面前斟了酒，然后自己也斟了。酒过三巡之后，只听先生开言道：“学生经年在外，可算的离家久了，可要回家去扫扫先人坟墓料理料理家事，令郎课读，贤东另聘名师罢。”员外道：“先生你又来了！咱们男子汉大丈夫有话说开了就丢开手，莫学那小儿女的腔调儿，你还生气，待我给你斟杯酒认了不是罢。”说罢站起来给先生满满地斟了一杯，先生也站起身来还斟了员外一杯，却不答应，苦苦相辞。符老者道：“你们起衅之由，莫怪老汉直言，先生未免太迂，员外过于鲁莽，师道尊严原不该轻慢的，如今只好屈尊这位小世兄给先生磕个头陪个不是吧。”元哥听着欣然地站起来走至先生面前，爬下去一连磕了四个头，先生连忙把他搀起来，元哥儿使着劲挣伏在地不肯起来，道：“要求先生答应不回去，弟子才肯起来呢！”先生也觉不忍，只得说道：“也罢，看你面上我不回去了，起来吧。”元哥儿方才欢欢喜喜

喜地爬了起来，仍然归坐。酒保又上了几样菜来，元哥儿又斟了一会子酒，符老者便对先生道：“你们宾东二人既不介意了，老汉有一言奉赠，大凡处世之道总以圆通活变为上，你们念书人原是好的，只可惜被这迂执二字带累了，奉劝足下以后宾主晤谈时把那援经引史的说法免了罢。”先生摇头道：“难，难，要弃我之正学而从彼之俚说，吾实耻之，实难从命。”老者笑道：“你别小觑了他的俚说，人各有所长各有所短，待老汉说个道理出来，譬如士子论文的时候，或有一字疑难或是一句费解，有你前去剖析详言，那人自然喜悦，虽倾谈终日不觉为倦，倘是换了他去把那闲书盲词硬证为典，执辩不休，人必唾之而不顾，唾之不足必待逐之而后已。比如在梨园开唱之时，演那《凤仪亭》梳妆、掷戟等戏，有他在座把那《三国演义》连环记细细讲说，自然人人爱听，有那隔座之人还怨着自己坐得远了，不能和他接谈讲究为恨；倘是换你在座，你把那陈寿《三国志》上的董卓传、吕布传念起来，必然人人讨厌，个个讪笑，笑之不足必待远而避之而后已。所谓有一弃必有一取，你之为人所取者即他之为人所弃，他之为人所取者即你之为人所弃，只在用之适当与不适当耳；唯愿二位各行其道，宾主之间自无睚眦之嫌了。”被他这一席话说得两边都悦服，先生道：“学生闻命矣。”员外道：“谨受教了。”艾虎笑道：“这才结了，别凉了酒，请呀。”大家都道：“请呀！”艾虎又道：“我昨天在此喝酒听说有妖怪，才得与员外相遇，耽搁到如今，要是昨晚投了宿头，今早上路也不知跑上几十里了。就是你们的争闹也为着那妖怪起见。”先生道：“甚矣！妖怪之害人也。”符老者道：“你们所见所闻的妖怪我总不以为怪，

宇宙之内只有一物，奇异灵幻神通广大变化无穷的一个大妖怪，就是文人这一支笔，他一动时乾坤可使易位，黑白可使变乱，无中可使生有，有中可使为无，千变万状令人莫测，岂不是一个大妖怪么？”先生笑道：“据老丈而论，难道古人所记的事都不实么？他为何弃了实事在这虚无之中求生活呢？”老者道：“并不是有意失实，无非是好奇喜新之故，那是千古史官之习气，你看《晋书》有流星化肉，陨星常事，化肉犹可，这肉旁又有哭声，不是附会上去的么？他以为流星化肉不算新异，务必要增这一句。北魏史书有蚕蛾吃人，试思蚕蛾有多么大，人有多么大，怎么会吃人呢？大约反常之事蚕蛾噬人，他务必要改为吃人才能骇人耳目。又有嵩山道士寇谦之，死后尸身引长八尺三寸，三日后缩至六寸许，岂不是更属奇文么？”刚说至此，只见酒保又添上一壶酒来，郭先生和符老者辞以不胜酒力已然够了。员外向艾虎道：“他们不喝，我和你喝个痛快。”

正说间忽见外面走进一个后生，看他年纪不上十五六岁，见他检付座头坐下，高声唤道：“酒保呢？”酒保连忙应道：“来了！来了！”便走过那边来。这里老者与先生仍然讲话，艾虎手中拿着酒杯儿时时望着那边，见那后生要酒要菜的和酒保讲了一会的话，不多时酒保端着一盘酒肴上去，那后生拿起酒壶斟了一杯，喝了一口，摇头道：“这酒不好，淡得很，给我换来。”把喝剩的这杯酒往壶里一倾，只见酒保拧着眉毛把这壶酒拿下又换了一壶上去，那后生又斟了一杯尝一尝，道：“也罢。”又用筷子夹着些菜吃了些，便道：“不好，不好，快给我换来。”只听酒保道：

“咱们这里乡村小店，是没有山珍海味的，换不出甚么来

了，小爷，劝你将就些吧。”又听后生道：“既然换不出好的也还罢了，但是一件，我喝不惯闷酒，烦你去请掌柜的过来陪我喝一杯儿使得吗？”听得酒保道：“他老人家不会喝酒的。”那后生便不睬他，对着柜内招手道：“掌柜的，你来呀，同你喝一杯儿。”只见掌柜的面带惊慌之色，慢慢地走过来陪他喝酒。艾虎暗想：看这后生一貌堂堂好个模样儿，怎么如此强横？那个掌柜的面目不善，再配着一脸的横肉，倒是个自在性儿，真真凡人不可貌相了。他一头思量一头拿起酒来喝着，员外对元哥儿道：“他们爱讲话不喝酒，你会喝只管喝呀。”艾虎笑道：“不错不错，你既会喝，对着酒不喝还作客吗？”元哥儿笑了笑，拿起杯来饮干了，便给艾虎来斟酒，艾虎止住道：“这倒不消，你喝你自己去斟，咱们喝待咱们来斟，倒畅快些。”说罢又望了望那边，但见掌柜的推辞不饮，那后生苦苦相劝，不一刻惹的后生性起，左手揪住掌柜的耳朵，右手拿杯就灌，掌柜的用一手一推，当啷一声，酒杯落地摔得粉碎，后生顺势往外一撒手，听见咕咚一声，掌柜的栽倒了，他赶上一步抬腿踏住胸膛，扬手便打，把个艾虎看得忿怒难挡，立起身来竟奔后生，后生一拳刚要打下，不提防艾虎奔来伸手一托，把他腕子拢住往怀里一带，身子一晃脚下一松，地上的人早已爬起来溜烟地逃出店门去了。后生一见着急非常，欲要追时右膀被他拢住不能脱身，只得左手一起，一拳望艾虎面门打来，艾虎来不及招架，将身一闪，被他挣脱往外飞奔去了。艾虎不放心，随后追将上去，看看追至岔路上，掌柜的已然踪迹不见，那后生方才住步，回头看见艾虎便放声大哭道：“我与他有不共戴天之仇，费了数年的心思，今日好容易到手，被

你放走了，这是哪里说起呀！”艾虎道：“小子别哭别哭，有话好讲，果然是他不好，我就帮你去找他回来便了。”

那人闻听便住了哭，道：“你要问我这血海冤仇，提起来令人痛恨，你道他是谁？他是我父亲的伙计，唤做马大，这梨花春原是我父亲开的，我父亲为人老实，见他做事巴结勤俭就亲信了他，谁知他不怀好意，把我母亲引诱上了，这一日将我父亲灌醉，拿被头盖了头面，我母亲将身坐住，马大用烧红的铁钳子烙他下体，不上半个时辰就死了。那时我才七岁，不懂甚事，也亏他给我上学攻书，作为他儿子一般教训。他又同我母亲生了一男一女，后来我到十一岁上才有了知识，想起父仇饮痛在心，欲去喊冤又恐连及母亲有罪，左思右想想出一条计来，我便偷了一包银子逃了出来投师学艺，学了二年有零，自信可以用得，又喜我身躯长得高大，因此急急回来找他报仇，事不凑巧，偏偏被你放去，你道我这冤仇该报不该报？”艾虎道：“该是该的，但你那些言词可是真的么？”那人道：“你不信待我起誓。”他就对天跪下道：“我萧龙若有半句虚词，此去仍然丧在仇人之手。”艾虎便把他扯起道：“起来罢，好兄弟，我知道了，我就给你找他去，找着了咱们在哪里相会呢？”萧龙道：“此去西北角上离此有五里之遥有个普福禅院，咱们就在那里相会吧！你要寻我只问觉然老和尚便有着落了。”艾虎道：“既如此咱们分手吧。”萧龙便奔正北而去，艾虎往正南而来，一路留神所遇茶坊酒肆，进去吃点东西随意察访，这一日也不知跑上多少路，看看天色已晚，地面又荒僻了，自己酒也喝得过量了，要想寻个住处，谁知越走越无人家了，只得往前跑去，又跑七八里路。那时将近黄昏，却有一天月色照的

山青水碧，隐隐见前面有一带竹篱围着，定睛一看似有人家在内，连忙奔到篱边，把竹篱编的门户推开，走进一看，那是一所茅屋，他就用手把门打了几下，听得里面有人应道：“来了。”开门出来原是一个白发婆婆，一见艾虎便问：“你是哪个呀？”艾虎道：“我叫艾虎。”那婆婆是个聋耳，眼睛又不仔细，却听错了，便道：你要吃火，待我去拿个灯儿出来呀。”艾虎道：“不是，不是，我是叫艾虎，要在尊府借宿一宵。”聋婆子道：“呀，你是卖艾虎，咱们不要，将近中秋了，又不是端阳节，谁要买什么艾虎呢？”艾虎正待分说，只见走出一个年近四旬的妇人向婆子耳边说道：“他要借宿一宵，并不是甚么做买卖的。”那聋婆子方才明白道：“哦！原来是借宿的。咱们居室窄狭并无留客之所，请到别处去吧！”艾虎道：“只因贪赶路途错过宿头，前面又没人家了，还望老婆婆方便方便。”聋婆子又不明白，乃是妇人传话，聋婆子连连摇头道：“不能，不能，快寻别的宿头，别耽延了你。”艾虎见她不允，正在为难，忽听背后脚步响，回头一看，见竹篱外走进一个年纪四旬开外的汉子，雄赳赳气昂昂好个身量儿，来至切近瞧了艾虎，便问：“你们在此做什么？这位是谁？”聋婆子听不见，妇人答道：“这位客官姓艾，错过宿头前来借宿，婆婆回他房屋不能留客，他说前面又无人家了，所以在此为难。”汉子道：“这有甚么为难呢？”回头向艾虎道：“只是茅檐蓬壁，有屈大驾，不嫌简慢，就此请进。”艾虎道：“岂敢，岂敢，承蒙收留已是感激不尽呢。”说罢，大家进了正堂，妇人向西间屋里拿出一个灯来，回身又去端出两盏泡就的茶来放在桌上，只听婆子问道：“今天你们那边怎么

样了？”那汉子高声答道：“不怎么，你老人家别管闲事了，早些安歇吧！”婆子道：“为了那边的事累我提心吊胆的，今夜你回来了我可放了心了，不安歇还等甚么呢？”说着就往东间屋里去了。艾虎便问汉子道：“不曾领教老兄贵姓？”汉子道：“在下姓石名温。”艾虎道：“原来是石大哥，失敬，失敬。”汉子道：“好说，大约老弟没有用过夜饭吧？”艾虎道：“已在酒馆里吃过点心了。”汉子便起身进了西间屋里与妇人说了几句言语，妇人拿过灯儿往后边去了，不多时端出一盘肴馔来安放桌上，艾虎真没吃过夜饭，正用得着，石温陪他吃毕酒饭，从屋里拿出一条被头来，安置艾虎在这客堂里歇下，自己进了西间屋里，将布帘放下了。

艾虎躺在床上心中暗想：世上好人真有，这姓石的可是个朋友呢，和他素昧生平就那样要好。正在思量听得里间妇人说道：“今晚可没事了么？你就在家歇息歇息，不要疲乏了身子可不是玩的呢。”又听石温叹息道：“唉！你哪里知道，我回来这一趟为的有要紧话儿嘱咐你几句，不然还抽得出这个空儿回家吗？”艾虎听至此更要留神了，又听妇人道：“有什么要紧话儿呢？”听见石温道：“我告诉你你别慌着，那边厉害得很，昨天初次交手就吃败仗，今天更不济事了，从辰刻打到午后，老员外来不得了，发了旧病，现在吐血不止，俺却左膀子上着了一矛子，还亏伤口不甚深，尚可勉强支持。他们又声言今夜要前来杀尽满门老幼，把曹家庄踏为平地，我为此急急回来将老母拜托与你，我此番前去定遭不测，你替我侍奉好老母，那时我在九泉之下也感你的大德，倘然不致有伤性命，只要挨过明儿那一天，得他回来就好了。”艾虎听到这里，就动了他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心

肠，不等听完早已跳起身来，摩拳擦掌地嚷道：“石大哥，石大哥，你们为了什么事吃了谁人的败仗？待咱给你去报仇，别要隐隐藏藏的，把俺闷得了不得了。”那石温听见唤他连忙出来，见他这付情景不由吃惊道：“老弟，俺瞧你年纪尚幼，怎好给我前去报仇，那冲锋打仗岂是你孩子家的事？快请安歇，俺可失陪了。”说罢往外就走，艾虎从后赶上，伸手把他一把扯住道：“好石大哥，不要走，说了再去。”石温被他这一扯，身子晃了两晃几乎往后栽倒，暗暗地诧异道：看他小小年纪，怎么有那样的大力气呢？莫非真有点本事？且待我问他一问。便对艾虎道：“老弟肯帮我前去很好，但是咱们的厮打如打仗一般，两边纠合人众，都用兵刃殴击，倘有失闪可不是当耍的呢。”艾虎听罢哈哈大笑道：“俺艾虎人儿虽小，也曾经过大小的战场，从没有打过败仗，似你这么的打架可不在俺的心上。”石温见他口出大言，知道本领不弱，不由满心欢喜，便道：“既如此就请同行便了。”说罢二人出了茅屋往北而行，艾虎道：“你们为的什么事打架起来？大哥何至于要以身赴难呢？”石温道：

“离此不上十里之遥有个曹家庄，庄上曹员外名唤曹尚志，是俺的救命恩人，俺从前从猎户打猎，和同伴争夺猎兽，是俺把同伴打死，为了人命多亏曹员外用银子买通苦主，俺才得释放无事，此恩至今未报。不想三年前曹员外和邻村魏家庄上的魏氏弟兄为争由结怨，挑畔寻事打起来，两边不有死伤不肯罢休，我们仗着员外的儿子曹世英，他打得一手好弹子，人送他个外号唤做一粒珠，他们稍稍有些忌惮，所以，他一步不敢远离。前一日偏偏他内亲有了丧事，又不能不去吊丧，他算着一去一回整整的三天，只得瞒了魏家庄悄悄地

出去，谁知他去的第一夜那边就纠了大众，明火执仗地打过来了，我和员外急急地出去抵敌，抵敌不住败回庄来，把庄门紧闭。他们亦自回去。到了今晨又来百般地辱骂，攻打庄门，我们就在门楼上用瓦石飞击，相拒了半日他们方才退去。声言今夜前来务必把曹家庄斩尽杀绝才肯甘休，我就这个当儿从后庄门溜出回家一趟，不想会见老弟，也是前生的缘分了。”

他二人一头讲话一头奔曹家庄来，仍从后庄门进去，引艾虎到了待客厅，刚才坐下就有两少年出来，一般地穿着缟素衣服，彼此施礼各展姓名，方知是曹员外的胞侄，一个叫曹世雄，一个叫曹世威，他父亲曹养志前年和魏家斗殴受伤毙命，至今尚未满孝。曹氏弟兄便呼庄丁泡茶，陪着讲话，石温便到里边去看老员外，说明请得帮手前来，老员外只得扶病出来，看见艾虎心中有些不悦，暗道：请的帮手怎么是个孩子呢？谅他有甚么能耐，无奈何只得上前相见，一揖之后略谈数语，回头吩咐庄丁摆酒，自己起身便向艾虎道：

“恕我有些贱恙，不能奉陪了。”说罢回身进内去了。艾虎却不在意，四人入座，彼此劝酬，倒也说的投机，直饮至檐前月落鸡声四起，刚然散了席，要想歇息歇息，忽听得远远的人声嘈杂，石温连忙跳起身来，嚷着道：“好不好，他们又来了，咱们快上门楼招架吧！”艾虎却洋洋得意道：

“别忙别忙，不必再上门楼了，待我出去打他一个落花流水。”曹氏弟兄见他这个模样，不觉胆子也壮起来了，一壁里吩咐聚众，一壁里各把长衣脱下摘下兵刃，艾虎一眼看去顺手在兵器架上检起一根齐眉短棍，有他为首把庄门大开奔出庄去，果见魏家人众耀武扬威地杀近前来，他就大吼一声，

扑进敌人队里，双手端着齐眉棍棒哗啦啦地一阵乱扫，石温同定曹氏弟兄随后帮助，耳轮中但听得扑通扑通地响，也不知被他扫倒了多少人呢！艾虎正在人丛里打的兴高采烈，忽听有人哇呀呀地一声怪叫：“何处野孩子！焉敢帮人惹事，俺来取你的狗命也！”举目一看，迎面来了一个倒卷胡子的大汉，手中执着明晃晃的扑刀劈头就是一刀，艾虎身躯一侧顺势还了一棍，但听哐嚓一声。

不知谁人着伤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二回 艾虎贪功陷身图国 萧龙涉险援手公堂

且说艾虎见大汉一刀砍下，他便侧身躲过，回手就是一棍，听得吭嚓一声，那是大汉的右膀子上着了一下，一声哎呀，扔了兵刃撒腿就跑。艾虎正待追赶，又有两个汉子上前拦住，刀棍并举，不上三个回合，那两个汉子自知不敌也要跑了。他这一跑那些附和的人早已各逃生命了，艾虎正待追赶，只听得石温嚷道：“艾贤弟，不可追赶。”艾虎哪里肯听，从后紧紧赶上，赶了一程见两个汉子逃入树林里去了，艾虎不知厉害也就跟进林子，跑不多几步，忽然两边伸出几把挠钩来把他拖翻在地，林子里又走出几个人来将他按住，用麻绳捆了个结实，前面两个汉子回来吩咐抬回庄去。一同到了魏家庄，庄汉把他抬到厅上撂在尘埃，抬头一看，见上面坐着三个人，一个就是被他打伤的倒卷胡子大汉，两个就是引他追进林子的汉子了，旁边侍坐七八个少年男子，都是摩拳擦掌怒目横眉，敢则就是打败回来的人了。

你道上面坐的三个汉子是谁？原来魏家庄上原是弟兄四人，大员外名唤魏恭，为他生了一部落腮倒卷的大胡子，人就送他个卷毛虎的绰号儿；二员外名唤魏宽，单他善于纵跳，寻常的湖面他能一步跳过，就得了双翅虎的外号；三员外名唤魏信，生得面黑，人就称他铁面虎；四员外叫魏敏，长得面皮白净，外号就唤做玉面虎。魏家四虎颇颇有名，原不

是好惹的，曹家庄和他结下怨仇，年年兴讼时常相斗，手下人死的不计其数，就是四员外魏敏也丧在曹世英的手内，因此，冤仇越结越深。往往闹出了人命，两边有的是银子，买人来自认凶手，捉生替死蒙蔽过去，官府为的两边花的钱多了不能袒护着那一边，又禁不住他们的仇杀，只好装聋做哑而已。

当下大员外魏恭被艾虎打折了一支胳膊不胜忿恨，咬牙切齿地问道：“你这小厮姓甚名谁？和他们有甚么瓜葛？为何插身帮打？说明了好送你上路。”艾虎见自己叫他们捆着，没什么法子，仍用他的故智闹起魔驼子来，并不回言却哈哈地一阵狂笑，笑的魏恭火星直冒，忽地跳身起来，从地上检起抬艾虎的那条齐眉棍扬着要打，早有一个少年上前拦住道：“爹爹且慢动手，把他就此结果了性命倒便宜那边了。”魏恭便收回了棍，问道：“为什么便宜了那边呢？这话我实不解。”少年道：“今番这场厮杀咱们伤的人可不少，也有毙于他的棍下的，也有被曹氏弟兄砍死的，他们并未伤却一人，你老人家若把他打死了，倒底不知他是谁，有苦主没有苦主，使他们倒有借口了，莫若把他送官办理，他既打死多人，难道还逃脱的一刀之罪么？就是曹家父子也不能置身事外了，那是咱们先下手为强，别被他们占了光去。”魏恭听了他这番言语连连点头道：“有理有理。”将棍撂下回身坐在椅上又问道：“你这厮到底何时投在他家的？说得明白尚可开你一条生路。”艾虎道：“你要问我的名字，我便叫我，你就问我何时投在他家，我就在今时投在他家的，和他也不是亲也不是族，并无什么瓜葛，只我这脾气儿最爱的是打架，一日不打架我便饭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，犹如害病

的一般，方才见你们打架，那就招起我的兴头来了，并不是什么插身帮打。那是我一派的实话，你们可明白了么？”魏恭气哼哼地再欲问时，只听魏宽、魏信齐声说道：“大哥，别听他的混话啦，咱们办咱们的事体要紧。”魏恭听了方始不言语了，立起身来一同到书房里去，商妥了一个呈词，就叫他儿子魏琦写好，立刻唤到地方，就将艾虎捆送到案，魏恭自己换了衣冠亲去质对，还要当堂验伤咧！

原来他两家屡次涉讼，县官断不开，早已的详在府里了，前案未结，今番又闹出事来，只好仍在府衙门办理，常德府府尊看了状子遂即升堂，见原告带同凶手到案便唤原告上去，问了几句梗概，传官医验过伤痕，一面出签捉曹家父子并帮凶石温一同到案听审，一面令县官带忤作下乡相验，原告暂留下处，凶手杀伤人命多了上了镣铐权且寄监。此时艾虎有镣铐加身，凭你有通天的本事也无法脱身了，只得进了监里，幸亏曹姓得知就打发人带了银子前来上下安排好了，他在监里没有苦吃，但只自己抱怨着自己总是多事的不好，渡江过来就该寻我师傅罢了，又到贾家庄看什么妖怪，在酒馆里喝酒管着喝酒，又去杀甚么掌柜的，为了这个囚攘的又闹出这么的乱子来了，这都不打紧，岂不把自己的正事耽搁了么？汉皋那里救兵如救火，岂不天天望我找着师傅回去？那知我罽在这个里头了。我身上没有这个牢什子早已的跑了，如今不知要耽延到多咱时才能脱身呢。他越想越不耐烦起来，看看到了第六天上，将他提去听审，到了堂下抬头望去，见曹世雄、曹世威在堂上与魏恭质对，只不见老员外和石温，敢则他两个不曾到案呢。见他两边质辩多时，听见府尊吩咐：“起过一边，带凶手。”艾虎唧唧当唧的上得堂

去，也不下跪便直挺挺地站着，府尊大怒，把惊堂木一拍道：“好大胆的凶徒！焉敢连伤数命，你姓甚名谁？是曹家何人？从实招来，免受刑法！”艾虎见问便哈哈大笑道：“俺自姓张名三，不晓得什么曹家不曹家。”府尊道：“既不认得曹家为什么替他出头？”艾虎道：“不曾替他出头，休听一面之词。”府尊道：“既不是替他出头，莫非你与魏姓有仇么？”艾虎道：“并无冤仇。”府尊道：“既无冤仇为甚么行凶呢？”艾虎道：“偶然高兴而已。”府尊道：“岂不知打死了人要偿命的么？”艾虎道：“那个自然。”府尊道：“你们动手共是几个？你手下所伤几命？也是好好的招了罢。”艾虎道：“是俺一人动手并无别人帮打，几命不几命俺也记不清楚了，所有死去的都是我手下的鬼了，还有什么问的！”府尊道：“既然是你一人动手为什么有棍伤刀伤呢？”艾虎道：“那是俺一手拿棍一手拿刀，有的撞在俺棍上的就是棍伤，碰在俺刀上的就是刀伤了，怎么你这点也不明白呢？”府尊见他一力承当不由满心欢喜，便可顺水推舟地做在他身上了，吩咐画供。曹氏弟兄见他一人招揽过去也不上前分辨了，落得自出空了身子好来打干事体设法救他。艾虎听说叫他画供也有些着急，暗道：我招便招了，这么一个千斤重罪还想不出个脱身之计，怎么把这铁练子弄断了才好呢？他便这么思忖。谁知魏恭见他一人抵罪还不肯甘休呢，复又上前争执，府尊只得用好言安慰，正在相劝，忽见看审的人丛中走出一个年幼之人，手握利刃奔上堂来，看他的年纪比凶手张三更轻些，一般的身躯雄壮，满面英风。左右正待吆喝，见他抢前一步舒开右手把府尊一把抓住，顺手一提提出了公座，略一转侧已然扛上肩头，把大众吓了个

目瞪口呆，只听他高声嚷道：“你们快把张三的刑具松了，俺便饶他的性命，若是不依，咱们三条命一同拼了吧！”两边衙役谁敢上前，又不敢听他开脱刑具，只是呆呆地瞧着，听得府尊说道：“你们依了他吧，快把张三的刑具松了。”大家得了这句话才敢上前把艾虎的刑具卸下，艾虎好不快活，不由一阵地哈哈大笑，只听那年幼之人唤道：“张大哥，咱们走吧！”艾虎笑得不能听见，那年幼之人又高声唤道：

“张大哥！张大哥！咱们走哇！”艾虎这才听见了，住了笑同他走下堂来，见他把府尊放下道：“俺还有一句要紧话儿嘱咐于你，你可牢牢紧记。”府尊道：“有甚么要紧话儿好汉只管吩咐出来，下官是没有不听的。”那官儿被他扛下堂来已然吓的羔羊遇虎似的，只要他说出来自然满口应承，还敢不依他吗？只要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就得了命啦！艾虎却在旁拍着手道：“咱们走吧走吧！还有甚么说呢？”只听那年幼之人道：“曹魏两姓打架，那是魏家恃众欺人，你若不从公判断，倘然难为了好人，俺只问你这脑袋是要不要啊？”说罢见他二人将身一纵，霎时间影响全无，把堂上堂下那些人都惊的舌头伸了出缩不进去。

不知那年幼之人端的是谁？且听下回分解。